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琉璃碎 / 青语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1. 5
ISBN 978-7-5104-1789-4

I. ①琉… II. ①青…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64534号

琉璃碎

作 者: 青 语

责任编辑: 陈 琼 张 怡

装帧设计: 视界创意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200千字 印张: 17.5

版 次: 2011年8月第1版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1789-4

定 价: 26.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时光轮回，是否有人后悔？是否有人哀叹？最终，爱恨痴嗔，谁对谁错



第十二章	死因	121
第十一章	琳琅闺房	111
第十章	慈宁宫	097
第九章	富可敌国	087
第八章	苏心月	075
第七章	画像之秘	061
第六章	公主璇玑	047
第五章	杀机	037
第四章	平留王妃	027
第三章	太后的书房	019
第二章	觐见太后	011
第一章	皇后之歿	001

平郡王的声音：“见过陛下。”

竟是皇帝亲自前来吗？看来皇帝虽然表面不肯入兰陵宫一步，心底还是有那么一点牵念。容郁按住乱跳的心，从缝隙里看过去，微黄的烛照在忻禹面上，明灭了好一阵子，才听他说：“都下去吧。”

有人躬身说了个“是”字，是徐公公的声气，他大约还没有把容郁的事说与皇帝听，许是国母初亡，六宫无主，诸事繁乱的缘故。

又一阵脚步，轻轻重重，都远去了。

灵堂里再次静下来，比先前的静更为沉重，压得人牙关都酸楚。

平郡王到底年轻，打熬不住，扬一扬眉就问：“陛下有什么吩咐？”

忻禹以手轻抚漆黑的沉香木棺，一寸一寸，容郁看见他纤长的指上微微跳动的青筋，“没有别人，洛儿你不必装这么辛苦。”

“陛下的话，微臣不明白。”平郡王柳洛抿了抿薄唇，在容郁的角度看过去，那颜色里颇有几分犟气，像煞了一个人，极像……像极了。

忻禹压低了声，似在咬牙，“朕会让你明白。”说话间手上用力，“咔嚓”，棺盖迅疾推出去。

“陛下——”平郡王惊叫。

棺材里有什么！容郁脑中转过无数念头，仍是想不出来，什么能让那桀骜少年如此失态。

烛光打在棺盖上，阴恻恻的白。

“一个宫女都能看穿的蹊跷，你怎会不起疑心！”

“宫……女？”平郡王抬头来，额上涔涔的汗。

容郁远远看着，身上也是寒一阵热一阵，宫女？谁？皇后的死，又有什么蹊跷？

“放心，已经处决了。”忻禹的声音转柔，“洛儿，你姑母去后，你就只剩下朕一个亲人，你还有什么要瞒朕的吗？”

平郡王跪下，“臣有罪。可是正如陛下所言，姑姑去得那么离奇，臣……委实难以释怀！”纵认罪仍三分不驯，“……何况，兹事体大，难道陛下就不想查个水落石出？”平郡王逼问一句，眉又扬了起来。

容郁悄悄地想，以皇帝的性子，能够因柳家失势而绝足兰陵宫三年，他凭什么要

覲见
第二章
Chapter 02
太后



第二日忻禹没有来翠湖居，第三日也没有来，第四日，第五日……一直到第十五日。

知棋还不怎样，其余几人脸色已经变了。容郁早起净面，一摸水，竟是冰凉得刺骨，唤了知画来问，知画懒懒地答：“起晚了，热水都抢光了。”眼中不屑，仿佛在说：“还真把自己当主子了。”

她扭腰要走，冷不防眼前一黑，脸上狠狠挨了两下，又快又重，五个指印立时清楚地浮了出来，她吃惊地掩住脸呆在原地，翠湖居前后换过七八任主子，容郁算是脾气最好的一个，底下有服侍不周她从来不恼，只细语轻言点破，是以知棋对她死心塌地。可是知画心里清楚，从来没有哪任主子在翠湖居能超过两年，皇帝连续几日来已经是失宠的预兆——说到底，知画并不愿意伺候这样一个曾经和自己一样身份低微的宫女。

容郁没有多看她一眼，吩咐知书另打水来，知书噤了半晌，终是没说什么，老老实实下去。容郁转身进了里屋，只留下知画一个人跪在外面，肿着面孔，含得两汪泪挣扎着，没敢流出来。

跪了半日，已经是辛酸满腹，眼看红日遥遥落下，知棋掀了帘子出来，知画忙拉住她衣角央求：“好姐姐，帮我求求娘娘。”

太后微微一笑，“他在楚地吃苦也够了，让他换个舒服点的地方——虞地如何？”

容郁双腿麻木，正寻思他们母子不知还有多少话要说，猛听到“虞地”二字，不由吃惊。楚地民风剽悍世所共知也就罢了，到底山明水秀，还有个去处。可是虞地，别人不知道，容郁出身虞地，却是再清楚不过，目之所及山穷水恶，有道是“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人无三分银，从来民怕官，此地官怕民”。

这太后，绝不是好易与的人物啊——是了，好易与的人物又如何能护着非嫡非长的皇帝从先皇诸多子嗣中杀出一条血路来荣登大宝？

却听忻禹道：“母亲说得是。不过我们兄弟许久不见，他若回京，就先在京城住上一阵吧。六哥外出为王这么多年，想必也想家得紧。”

太后微笑，“后宫不干政，你拿这些事来与我老婆子啰嗦什么。”转了目光向容郁看过来，却不问她，反道：“洛儿进宫了吗？”

“自然，这几日都在兰陵宫守着呢。”

太后哦了一声，“这孩子，奈何姓柳。”言中憾意拳拳，一顿，又道：“行了，我今儿也乏了，皇儿你告退吧——这孩子……不错。”

忻禹行过礼，回头同容郁退了下去。容郁没敢多问，看着忻禹的脸色，知道自己算是过了一关——只是太后那“不错”两个字吗？关雎宫住的那些女子，是不是也都去觐见过太后？她又说了什么？太后与皇帝谈论政事并没有避开她的意思，许是以为她听不懂，许是她听懂了也无关紧要，真的，一个深宫中没有外戚撑腰的女子，知道得多又有什么用处呢？又或者，他们根本就当她当了死人。

关雎宫的女子都没有死，比死人也只多一口气，她们是不能走出关雎宫的，外面的人也不许走到关雎宫去，甚至连关雎宫在哪里都无人知晓。关雎宫是一个传说，亦是一个代号，幽冷，寂寞。时间、生命、美貌，以及金钱权势这些尘世中追逐的东西，对关雎宫毫无意义。

容郁庆幸自己躲过这一关，却也知道，自己最终的归宿是逃不过的。

是夜忻禹留宿翠湖居，容郁亲手煮了碧粳粥给他当夜宵。忻禹喝了一口放下，问道：“膝上还疼吗？”容郁心中微暖，答道：“长者赐，不敢辞。”忻禹嗯了一声，续道：“你……莫要怪她。”

武训应诺，要退下，又被叫住，站定，良久，方才听皇帝缓缓说道：“平郡王柳洛，若是无可恕处……一并处决了吧。”

武训躬身应下，心中却是纳闷：皇后一死，平郡王内无强援外无兵权，是三王当中实力最弱的一个，要杀要剐一句话的事，如何竟要皇帝如此郑重？！正想，迎面一盆水泼了过来，武训抹一把脸认得是知棋，诧异道：“知棋姑娘这是……”

知棋惶惶道：“统领恕罪！”

武训摆手表示不介意，可是低头看自己一身湿透，不由为了难，这样的天气，走出去非结冰不可。知棋何等通透之人，自是明了，忙又道：“我刚做了套新衣，是给我哥做的，身量大小与统领仿佛，统领若是不嫌弃，暂且穿了去如何？”武训自无不依之理，换过衣裳，取出忻禹手书，忙忙去了。

知棋转进屋里去，怨怼道：“娘娘就知道拿奴婢穷开心。”

这话放在平日，已经是大不敬，可这时候容郁只是笑，“武统领年轻有为，尚未娶妻，若得了这机缘，你感激我还来不及呢——就这么心疼你的衣裳吗？”

知棋不语，半晌道：“娘娘说笑了，知棋哪有这等福分。”

容郁还要说话，知棋塞了一袋锦囊给她，问何物，知棋道：“才交代过的，就忘了吗？”知是木槿落花，容郁微微动容，“到底只你念着我。”叹了口气，按住知棋香肩，轻轻地说：“你放心。”知棋却怅然，“哪有这么多心可放呢？”

夜渐渐深了，忻禹差人着容郁过去，芙蓉帐暖，一夜无话。

次日天气倒好，云层厚厚压着，但还是有阳光穿出来，化了一夜微霜。容郁伺候了忻禹上朝，收拾香火诸物到兰陵宫去。路上遇见齐妃和董妃，听说她去的是兰陵宫，都面露异色，容郁知她们想的必定是她的出身，却也不在意。

兰陵宫素来冷清，这一下更是冷到十分，容郁在皇后灵前将那些落瓣残英片片焚去，心里忽然一片清明：人事已尽，至于天命——如果注定如此，她又有什么办法呢？

太后
第三章
Chapter 03
的书房

忻禹仍是日日留宿翠湖居，容郁习惯了每日煮碧粳粥给他当夜宵，子时送去，忻禹堪堪批完奏折，见她娉婷，竟是几分欢喜，有日透了口风，说：“皇后新丧，六宫无主，容儿你觉得怎么样？”

容郁大惊，惶惶然跪倒：“容儿自问并无统率后宫之能。”

忻禹笑一笑，不说好，也不说不好，只抿一口粥道：“你倒大方。”又道：“奇了，怎的每次都是桂香，就不怕朕觉得腻？”

容郁早有答案：“虽然每次都是桂香，可是配料各有不同，陛下仔细尝尝，可有重复的？”

忻禹笑道：“不错，昨儿是梨，今儿换成杏了，可是为什么一定要加桂花呢，是否因为桂香浓郁？”

容郁的心在腔子里险跳一跳，“臣妾那日随陛下去慈宁宫，陛下似是对桂花糕情有独钟，所以……”

忻禹摆手道：“朕和你玩笑呢，你倒当真了——难为你心细。”容郁嫣然，却没有接话，只软软靠过去，软玉温香，风光旖旎。

次日忻禹上了早朝，容郁闲极无聊，坐在无心亭里做针线，太阳渐渐上来，忽知琴来报，说是慈宁宫遣人前来，请容妃过去。容郁手一动，针刺破手指，殷殷的血化

寥寥不足百字。

容郁不甘心，转过去查平留王的资料，倒是丰富许多。中有一段说，“平留王年少好侠，尝言，若能自在江湖，方得不枉此生。平懿王律子甚严，平留王虽出身王府，可是从没有沾染过半点纨绔子弟的习性，连酒肆勾栏也是去得少的。书上记载少相秦祚曾在霜思林大宴宾客，请得平留王前去，顿觉光彩十分。”

史书记载到这一段的时候，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提到当日宴会上的歌女苏心月，说那名叫苏心月的女子歌技无双，大概只有战国时候“绕梁三日，余音不绝”的韩娥或可一比，又说那一日苏心月唱歌之时有青衣童子于霜思林外弹琵琶一曲，如仙乐袅袅，闻者忘俗。众人后闻青衣童子竟是平懿王家童，始知平懿王之豪奢，名不虚也。

歌女，琵琶……容郁的心猛地跳了一下，背后一把阴恻恻的声音传来：“娘娘是要找平留王妃的生平吗？”容郁吓了一跳，转过身，一眼看到那人，不由“啊”地叫出声来——来人竟是比他的声音更为可怕。

容郁不知道站在面前的这个“人”到底是男还是女，年轻或者苍老，以及身份贵贱。以容郁的眼力，这些在她可以一眼看穿的东西落到此人身上，竟是完全无迹可寻。他穿了宽大的黑袍，从颈部到脚踝的皮肤全都遮掩了，脸倒是露在外面，一层蜡黄的皮，由骨头撑起，须发皆白，白得一点杂色都无，五官倒是有，可是乍一看，只看到黑洞洞的两只眼睛——全黑，没有眼白，也没有眼珠。

容郁不是个胆小的人，可是此刻她背靠在书架上唯一的念头就是逃，她反复想着那个“逃”字，脚下却是半步也迈不开，一层层汗流下来，灼热而冰凉。

“娘娘是要找平留王妃的生平吗？”那怪人重复道，声调平平，无升也无降，从骨子里透出诡异和阴森。

容郁想说不是，想尽快离开这个地方，可是牙齿打着颤，出口竟是：“是……又怎样？”

那怪人嘿嘿笑起来，如秃鹫在半夜的哭嚎，声音从四面八方压过来，容郁只觉得头皮松一阵紧一阵如针扎的疼痛，不由叫道：“不要笑了，不要！”但那声音很快湮没在怪人的笑声中，笑声如洪水一般汹涌，无休无止。

我会死在这里吗？在失去意识以前容郁这么想。

过去，坚韧的神经支持着她，“那么，到底是谁杀了她？”她隐隐猜到答案，但仍是抱了最后一线希望，无论多少人告诉她昉禹杀了琳琅，可是只要有一个人说不是，她都相信。

那怪人的身子竟是震了一下，“谁杀了她？”语气里诸多的怀疑和不肯定，然后呆住，站在月光里，如风沙侵蚀的石雕。

“难道不是皇帝下的手吗？”容郁等了很久，终是没能忍住，出声问道。

“皇帝？你说柠王？他？……他怎么会杀她？不会的，不会是他。”怪人的语气先是充满了疑问，但后来说到“不会是他”竟是无比肯定。

“为什么不是他？”

“如果是他，这么多年他一直追查的凶手……难道竟会是他自己吗？不是，当然不是！”怪人急促地重复着“不是”两个字，像是要说服她，但更像是说服自己。

“你是说，这么多年，皇上一直在追查平留王妃的死因？”容郁不疾不徐地问。

怪人疾退三尺，惊问道：“你……你怎么知道的？不，不是他，绝对不是他！”他口中念着“不是他”疾速转身冲了出去，片刻就不见了踪影，容郁一个人躺在床上，空空荡荡，仿佛整个宫殿都在回响那个怪人的话：“不是，绝对不是他！”

或者真的不是他吧。容郁长长出一口气，看看更漏，还不到二更。

容郁有身孕的事不过几天就传遍后宫，闻者无不惊疑，翠湖居住过那么多嫔妃，能怀上孩子的，容郁却还是头一个。人人口中不言，心里却都转出一个念头：难道皇帝竟舍得连孩子一同送去关雎宫不成？此念一生，姿态自然不同了些，翠湖居里人来人往，甚是殷勤。

知画战战兢兢，唯恐有个不对被容郁发配了出去，知棋见了只是冷笑。

这一日天和气朗，没有人来访，难得清静，容郁换了宽大的衫子，叫知棋扶她到无心亭去。寒烟湖里的莲打了大大小小的苞，衬在深碧的莲叶里，煞是可爱。容郁隔栏看着，忽然回头问：“知棋，这亭子为什么叫无心亭？”

默然侍立一旁的知棋脸色变了一变，答道：“是皇上起的名，至于为什么，知棋却是不知道。”

容郁懒洋洋地看她一眼，道：“浑丫头，在我面前也要说谎，你若是当真不知，

容郁忽然害怕起来，这是个不可理喻的人，天知道他凭了什么能在这宫里横行无忌，天知道他从哪里得知这么多足以诛灭九族的秘密，天知道他能干出什么，杀人还是放火——便是他将这翠湖居一把火烧了她也毫不奇怪。容郁胡乱想着，外面静了下去，一丝声音也没有，风声水声也都没有，整个翠湖居像是魔在梦里了，什么声音也发不出来，唯这静寂越发地教人毛骨悚然，以为时光停滞在了这天荒地老里。

漫漫长夜在东方隐隐的霞光中结束，她终于支持不住睡了过去。

“昨儿晚上，你可听到些什么了？”容郁依次唤了知琴、知书、知画、知棋四个来问，答案竟是出奇地一致，说是昨天太累，倒下就睡了，什么都没听到，容郁狠狠盯住她们的眼睛，都是坦然无畏的神色。知棋看出端倪，问容郁可是听见些什么或者看见些什么，容郁抬头看看窗外说：“许是皇后娘娘不舍得我这里几张帕子，你帮我去兰陵宫烧了吧。”

知棋一怔，应声而去。

容郁随口打发了知画、知书、知琴三人，换过衣服，往碧泮宫去。

碧泮宫里缠绕了许多年的碧萝，阴湿，幽暗，不见天日。这样的地方原本并不适合藏书，但是大字皇朝的创建者执意将碧泮宫定为藏书阁，从此以后，段氏列祖列宗、子子孙孙的档案被锁定在这里，在悠长的岁月里发酵成传说，或者跌落如尘埃。历史是那样不可靠近的一样东西，你以为你知道了，你记录了，可是若干年后的人打开来，所有文字和图画里所记录的时光，其实并不存在——真相总是湮没的。

容郁伸手去取《柳毅世家》。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被史笔列入世家的，大字朝不封异姓为王，据容郁所知，柳氏是唯一的例外，柳毅与柳言并入世家之传，至于柳洛，那要看他的造化了。

“你想知道什么？”声音就在她身后响起，贴那么近，他呼出的热气拂开她的长发。容郁在那一刻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她的脸色惨白，指甲掐进肉里，尖锐的疼痛感让她清醒。她站定，缓缓转身：“平郡王！”

少年的肤色原本就略带苍白，在阴暗的藏书室里更是不见一丝血色，他的形容也衬托得更见秀美，只是那美自青苍的肤色中透出来，冷漠，阴森，在他的周围形成一个气场，呼之欲出。

窒息的绝望在一个瞬间袭来，直到那双琥珀色的眼睛盈盈地看向你。

“公主的眼睛和魔鬼是同一个颜色。”这个传言和风一样流传在这个偏僻的边陲小城，奇怪的是，并没有人因此而敌视公主，也许因为违命侯的禁令，又也许是因为，这个被父亲远远发配的公主并不像传说中的金枝玉叶那样娇弱。

“为什么这么说呢？”旅行者风尘仆仆，但还是忍不住插嘴问老人。

幽州的少年都以箭术高超为荣，每年兴龙节都会举行箭术大赛。清珞帝十三年兴龙大赛上，赛过三巡，尹家少爷尹剑文遥遥领先，人都道今年又是尹家蝉联冠军，这时候场外忽然飞奔而进一匹宝马。骑马的是一英俊少年，白衣乌发，神采飞扬，他进了赛场，人不下马，马不解鞍，手一扬，也不见他如何搭箭拉弓，嗖的一声破空，然后尹剑文射中榜心的箭被生生挤过去，射个对穿。众人都惊讶了，那少年反身三箭，每一箭都将榜心箭挤落，而少年仍稳稳当当坐在马上。

尹剑文被激怒了，翻身上马，叫道：“我来会你！”

那少年看也不看他，扬弓又是一箭，对准的仍是尹剑文留在榜心的箭，尹剑文来不及多想，搭弓横射一箭，白色衣少年的箭吃他一射，微转了方向，可是速度不减，到箭靶处，只听哧的一声，仍是深入靶心，将旧箭挤落。这一箭出来，尹剑文可大大吃惊了，原来这少年早料到这一招，最难得箭头与力度都丝丝入扣。

也是年轻气盛，尹剑文不肯认输，反是和他卯上了，接下来半日他都随那白衣少年走，少年目光到处，双箭齐飞，可是偏偏就像着魔一样，白衣少年的箭总比他尹剑文快上半秒，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如是再三，尹剑文终于不得不拱手道：“兄台好功夫，尹某认输。”那少年这才回头看他一眼，眼色沉沉，默如黑夜。

尹剑文不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可是那少年只一眼，竟生生教他失了神，想到这小哥哥若是女子，当是个风华绝代的人物吧。

仲裁将桂冠送到少年马前，一抬头，不由惊叫道：“你的眼睛……”白衣少年的眼睛是琥珀色，和魔鬼一样的颜色，整个幽州城有这样一双眼的只有公主璇玑。

白衣少年一怔，也不伸手接过桂冠，掉转马头就走，那马极为神骏，等众人回过神来，少年早就不见了踪影。

后来幽州城请出德高望重的老人将桂冠送到侯府，违命侯只微微一笑，道：“甥女顽劣，大家勿怪才好。”竟是没有否认。

忻禹稍稍迟疑，终是伸手扶起她道：“你如今也是有身子的人了，无须如此。只要是朕能担下的，朕总还是替你担着。”

他这几句话说得无比缓慢，容郁却是听得分明，他肯为她担当，但是，绝不容她欺骗与背叛。

容郁并没有花心思去考虑他从哪里得知今日之事，也许是太后告诉他的，又或许是那个神秘的秦大人转告于他，总之他知道了，她只能在尽可能的情况下不说谎——欺骗是要付出代价的，她并没有足够的本钱赌这一把，她不敢，亦不能。容郁将手按在腹部，忻禹扶她坐下，她低眉轻声道：“我冤枉了知棋，可是她非死不可。”

忻禹靠在椅垫上，示意她继续说。

容郁道：“今日要杀我的并不是刺客，是……是平郡王，那刺客反是救我之人。”

容郁倏地抬头来，忻禹看见她的眼睛晶晶地亮起来，这是个奇怪的女子，在他的妃嫔中，她的出身算是最低贱的一个，难得她没有凌驾于诸人之上的野心，可是当危险来临的时候她敏锐地知道当如何应付，沉着且冷静，哪怕只有一丝的希望仍敢于压上全部的赌注——她是个标准的赌徒，可是能让她坐上赌桌的筹码并不太多。她不同于多年前的那个女子——那个女子，并不珍惜自己的性命，或者是无从珍惜。他沉沉叹口气，问道：“他为什么要杀你？”

容郁道：“我问起无心亭的来历，知棋……知棋告诉了我。”

“是这样啊。”忻禹道，“那孩子……也太多心了。”他默了一会儿，看着窗外的天色，先前还有一线的碧，后来逐渐都黑了，树影婆娑，很有些鬼影憧憧，他道：“知棋进宫多年，宫里的事她比你清楚，平日里有她在你身边提点朕也放心些……还是让她回来吧，以前的事，就此揭过。”

容郁身子一僵，想不到忻禹对知棋竟是信到这种地步，她低头想说是，可是话到嘴边，竟是说不出来，她试图把心中的念头压下去，可是怎么都不能够，反复盘旋，仿佛熊熊烈火，竟将心口烧得生痛。

忻禹看出端倪，笑道：“你疑心知棋是我的人是不是？”

容郁心中发狠，道：“臣妾不明白陛下为什么如此信任于她。”此言一出，便是认了。

这个女子眼中的火焰燃烧得这么明显，便是想装作不知道也为难得很，忻禹似

是心情大好，竟出言调侃道：“你倒是坦白，就不怕朕怪罪于你？”

容郁心中一紧，口中笑道：“陛下可当臣妾恃宠而骄。”

忻禹轻轻握住她的手道：“朕信赖于你，远胜于她。可是容儿你要知道……你身边没个可靠的人儿，朕终是不能放心。”容郁心道：知棋便是可靠之人吗？那可奇了。她虽然这样想，可是心里还是没来由地一热——他说他信任她。

“知棋知道得是多了点，其实也没什么奇怪的，她的身份……你知道吗？”忻禹继续道。

容郁靠在忻禹身侧，忻禹的气息让她觉得温暖——她开始意识到这个男子是她终身倚靠的人，无论是不是良人，这偌大的皇宫之中，甚至这茫茫人世中，她容郁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只这名男子可以庇佑于她，甚至爱护她。也许他并不爱她，甚至永远不会爱上她，可是一个人能渴求多少，又能得到多少？千万人之中，要怎样幸运的女子才能求得一个一心人，白头不相离？如果是能轻易得到，又怎么会有人慨叹“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

“知棋是嘉祐十三年入的宫，这一年并没有征召秀女，可是她家里仍把她送进宫来。知棋本姓余，名绾云，如今你可明白了？”

余绾云。与余嫔之名，只差一个字。容郁愕然道：“陛下是说……”

“你可以信任她，因为她在这宫里并没有可以依恃的人，除去你。”

容郁想了半晌，自帷幕之后取出一木盒交与忻禹，道：“知棋离去之时留下此物与我，我……却不明白她的意思。”

忻禹将木盒托于手上，盯住那“敕”字火印道：“这官封倒有些年头了。”挑一挑眉又道：“你想不想看？”这一瞬间表情佻脱，竟有几分孩子气的天真，容郁一时心中柔软，用一种近乎宠溺的语气说道：“臣妾陪陛下看。”

忻禹微微笑道：“你倒猜猜看，这木盒里装的是什么？”

容郁头大如斗，又不敢坏了忻禹的兴致，只好勉强猜道：“以形状论，盒中所容当是丝帛纸张一类，可是盒子这么小，掂于手中却异常沉重，怕是明珠玉石也未可知。”

忻禹悠然道：“容儿心思机敏，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盒中装的当是一幅画像。”说毕便要揭去官封。容郁心中一急，按住他的手道：“陛下不可！”忻禹奇道：“为何？”容郁道：“知棋此去完全是因为我……我怕她含恨在心。如果这木盒中另

有古怪，臣妾死不足惜，若是陛下……那可……”言至于此，眼圈竟是微微一红。

妾如丝萝，不得独生，当托乔木——他便是她的乔木啊。

忻禹柔声道：“朕明白了。容儿放心，朕敢动它，自有朕的道理。容儿你可听说过公主璇玑？”

容郁的心险险一跳，《柳毅世家》上说：“毅行至幽州，赴西林寺见主，主亦笑亦泣，与人曰：吾不日将回京！”

恍惚间却听忻禹道：“璇玑公主，是朕的姑母，得赐明月为号，可是在皇族流传的称呼里，仍是叫公主璇玑的居多。璇玑是公主闺名，原本不为外人道，可是因为平懿王的缘故，并不拘泥于此。你听说过平懿王之名吗？”

容郁垂头应道：“听说过的。”

忻禹道：“平懿王崛起于江湖，颇具侠骨，人称‘侠王’。他与姑母相识于危难，姑母慧眼识英雄，平懿王也算是不负所望。传言他们定情之物便是七幅画像。容儿你看，这敕字之下有女子剑舞，便是姑母的印记了。”

容郁闻言细看，果然见敕字印下女子剑舞的影子，和《柳毅世家》封上的印记似是而非，她原本以为是字，原来并不是，只是作为一个深闺女子的印记流传于世，忽又想到：史书是何等庄严的东西，怎容一个小女子随意刻画？便是公主，也未免有失体统。

忻禹自然不知她心中有这许多的想法，只道：“姑母善金石之刻，据传留有七方刻印，用来封存七幅平懿王丹青，姑母死后都流落民间，天下多垂涎之人，但终无所寻处，不想知棋手上竟有一幅。”

听到这里容郁不由出声道：“明月公主……竟然死了吗？”她自知身份低贱，虽深得忻禹宠爱，仍是不敢直呼璇玑之名——那必是极尊贵的一名女子，天子为父，王侯为夫，视她如明珠瑰宝，皓月星辰。

忻禹道：“是，平懿王身死之日她便跟着去了。”说到此处他心口微微一痛，针脚密密麻麻扎过去，并没有血，可是疼痛。他深吸一口气，笑道：“你仍是不许朕亲手开启此盒吗？”

容郁讷讷道：“是容儿多心了。”心中却道：“既然只是一幅先人画像，知棋又何必这么神秘地留与我呢？”

公主璇玑没有回答他，反是拉住孩童的手问道：“你害怕吗？”

公主璇玑的声音带一点沙哑，孩子意识到她是在问自己，沉默地看她一眼，摇头，然后问：“他死了吗？”璇玑道：“他死了，你别害怕。”

孩子盯住了无痕迹的地面轻轻地说：“……可惜。”他说得那么轻，父亲却是听得分明，拉过他的手，问：“是小七吗？”孩子应声答道：“儿臣忻禹，行七。”孩子故作老成，可是唇齿之间仍是稚气。

父亲久久凝视于他，说道：“这孩子……”他只说了半句，忽然止住，岔过去道：“交与他母亲吧，今夜可吓到了。”商量的口吻，温润如玉。

当晚他被送至母亲的寝殿里，母亲并没有安抚他，而是说：“是时候了。”他抬头，看见母亲眼中和姑母一样的叹息。

之后他仍是见过公主璇玑的，不过远不及见平懿王的机会多。她仿佛在楼池亭台间居多，绝少见外人，连柳言兄妹都难得一见。逢年过节父皇往往以书相召，但是她极少应召，常常推托身体不适。他随兄弟前去探望，虽然在人中不显山露水，然而她仿佛很轻易就能将他挑出来，并不多话，只微微一笑一下，那笑容仿与对别个也并无不同，只不知为什么，每每看到他都觉得仿佛被看穿似的。

她知道什么，又知道多少，并不是他能够猜到的深浅。

很多年以后他从《起居注》里看到很多父亲当政时的时事，知道这位姑母曾经权倾一时，莫说皇子，便是父亲也不敢随意动她。翻手为云，覆手成雨，朝上暗潮涌动，风云突变，都只在指掌之间。后来……懿王柳毅以更强势的姿态登上这个舞台，公主璇玑之名渐渐销声匿迹，据说是公主倾心于金石之刻，于是广为流传，又有一说，懿王为求公主一笑，不惜千金求宝，但不知为什么，璇玑七画像仍是流失，各种因由，只能说是不可说不可说。

那些画像关系到懿王江湖身世，他并不关心这些，江湖上的事，自然有人替他打理。只是他以为她会毁去，但是如今看来，并没有。

忻禹盯牢画像，十年之后他仿佛再一次看到这个女子，就靠在窗边上，似笑非笑的眼睛，纤长的指半托住下颌，指尖不染蔻丹的素净，背后是蓝的天和淡色的云，